

岁月悠悠

兔子灯

■余建民 文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兔年元宵节,我又想起了唐朝崔液《上元夜六首·其一》中咏元宵灯的诗句,并回忆起六十年前,与父母乐玩兔子灯时,欢乐、温馨的往事。

我父母均生于1915年的兔年,我生于1951年的兔年,我们各自都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孩子,平日里家中“老兔”宠“小兔”,“小兔”在“老兔”膝下承欢的得意劲,直让哥姐羡慕妒忌。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63年兔年的元宵节与父母乐玩兔子灯时的点点滴滴。

记得距元宵节还有好几天,父亲就早早地宣布说,恰逢兔年,我们三个兔子得好好地玩玩兔子灯,并想方设法地弄来竹篾、铁丝、木块、小木轮及红蜡烛等。他说,三只兔子要一起合作,把兔子灯做得漂漂亮亮的。

元宵节前三天,我们“三兔”就忙活开了:那时我虽然才12周岁,但自以为动手能力不比自小就被爷爷、奶奶宠着的父亲差,便比照图片上的兔子灯,想先把竹篾用铁丝扎成几个大小不等的椭圆或长圆形圆圈,但怎么弄,都扎成了滚圆形。父亲见后,哈哈大笑说,别耍小聪明了,想把竹篾扎成椭圆形,得先将竹篾放在火炉上烤,再用湿布捏紧顺势造型。我依照着试了一下,果然成功了,懊恼自己逞能未遂。

之后,我把两个大的椭圆形圆圈连接在底部的小木块上,将两个小圆圈对称地绑在大圆圈的前部作兔子头,在兔子头上面扎上两只长长的兔耳;最后把穿在两根粗铁丝上的木轮固定在兔子灯木块下方,费了大半天时间,才把兔子灯的骨架勉强弄好。

父亲见后,拿着兔子灯松松垮垮的骨架说,兔子灯软塌塌那副模样,怎么再朝上面贴纸和装饰呢?说完,拿来老虎钳,把兔子灯的多个连接部位,用细铁丝和棉绳结实实地绑扎了一遍。经父亲绑扎后的兔子灯骨架一下子就硬扎起来了。我至今仍记得父亲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做好活,得有好工具,并用好它。”

给兔子灯糊上白纸,把一些白纸剪成梳齿状,粘贴在兔子灯的身上当兔毛,再在兔子长长的耳朵边上描了淡淡的红边,画上了大大的红眼睛,这些均由我和爸妈协作完成;最后的工序,父亲找来一枚铁钉,用钳子费劲地扎在底部木块当中,把红蜡烛固定在铁钉上,在木块前部穿上一根细绳,自此,兔子灯工程算是正式竣工,静候元宵佳节了。

元宵节的当晚,被母亲唤作“凉月子”的月亮分外皎洁,细细分辨,似乎能看到父亲给我讲解过的捣药的兔子和嫦娥美丽的情影。我们一家吃好母亲烹制的比平常丰盛多了的晚饭,不久,弄堂里此起彼伏,一阵比一阵欢快的鞭炮就响开了。

伴着鞭炮声和飘忽的烟火,已有不少孩童或手提,或拖着形形色色的花灯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地穿梭。我也迫不及待地放下碗筷,取出兔子灯,请父亲点燃兔子灯肚子红烛,就兴冲冲地拉着兔子灯加入到花灯巡游队伍中,父母两只“大兔子”一路随行,时不时地也上前拉一下兔子灯,喜滋滋地欣赏我们的杰作,那么多花灯,就数我们家的兔子灯好看,亮堂,父母一起拍手说笑,开心极了。我们一起将兔子灯一直拉到弄堂口,来来回回地展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又值我的本命年,当年陪我玩兔子灯的父母早已离我而去,而今想起当年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旅游日记

那年,我在德国过春节

■林希 文

2002年的春节,我是在德国柏林度过的。

德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这里既没有中国城,也没有中国街。在这里过春节,首先是没有放假的时间,其次是主流社会也没有过节的气氛。在那个年代,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智能手机也还没有普及,在德国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想看看国内的春节晚会并不容易。

驻德国的中国大使馆和德国各个华人社团深知同胞们渴望过春节的愿望,为了欢度春节,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会挤出时间,用一台台文艺晚会在这异国他乡营造出饱含浓浓乡情的中国春节来。

首先是中国大使馆的春节招待会,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朋友们欢聚一堂,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品尝美味的家乡佳肴,大使的新年祝福拉

开了马年春节的序幕。

紧接着,我又参加了一场当地华人社团举办的春节晚会,晚会上狮腾龙舞,好戏连台,更有意思的是现场猜谜比赛,引得众人跃跃欲试,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遥远的故乡,拉回到遥远的记忆里。

“‘用德国钱买凤梨’,猜一人名。”台上的主持人刚报出谜面,我马上就举手抢答:“马可·波罗!”(那时德国的货币是德国马克)

作为猜谜的奖品,我获得了一条来自中国杭州的真丝围巾。“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即使走遍了天下的路,谁又能忘却祖国的山和水呢?尤其是临近春节这样的日子里。

几天以后,我戴着这条美丽的真丝围巾,带上两根擀面杖,兴冲冲去为另一场春节晚会做准备工作。这是由我教授汉语的德国普罗洛克语言学校中国部筹办的一场春节晚会,来自中国深圳、湖南

等地的几十名中国学生在德国校长乌伟先生的支持下,决定在柏林海鲜楼中餐馆包饺子、唱卡拉OK来庆祝中国春节。

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是年轻的小留学生,大都第一次在德国过春节,思乡情绪特别浓烈。这不,正包着饺子,手机就接连不断地嘟嘟响,是远方的亲人的思念?还是同在异乡的朋友的问候?顾不得擦净手上的面粉,他们抓起手机就说出了一串串我听不懂的乡音,还有几位大概是想练习会话,开始还尝试用德语作答,然而不到3句就都用普通话说出了“包饺子”这三个字,把一屋子人都惹得大笑起来。

同一时刻,德国柏林中国同学会的春节晚会的锣鼓也已经敲响,一出又一出充满乡情的文艺节目在柏林艺术大学的礼堂里上演。而在全球各地,又有多少华人在包饺子、猜灯谜,舞龙舞狮,一展歌喉,努力在异国他乡营造出过年的气氛呢?

有人说,不管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只要有一个华人,就会有一个春节。传统的中国春节,永远都不会被离家的游子们忘却。

意犹未尽

佛手清供

■王智琦 文

春节临近,想到去年此时朋友曾手赠我两枚佛手,一大一小,碧绿嫩黄,捧在掌心仔细嗅之,清香无比。直至残春过后,佛手水分耗尽,坚硬如铁,仍留几缕幽香。

佛手原生长于南方,产地以金华为最佳。我总有些不解,金华离上海不过数百公里,却不见上海有佛手可买,大概是佛手非花又非果,实用价值不大,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吧。

佛手成熟时会开裂,从果实上部开始一直到尾端,裂开如手掌,信佛者观之,以为是千手观音、佛祖之手,饕餮之徒也无法切开展食,一饱口腹之欲,真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垒起端放在庙宇之中,或置于文人案牍前后,是佛手最好的归宿。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所谓有意无意,我以为,是指佛手香溢盈怀却不淫香逼人,只待懂得之人前来,方不辜负她一生凝聚而成的天地之清气。

佛手被摘下后,每天还在呼吸、生长,慢慢地颜色由明丽的亮黄转为暗黄,艳丽粉琢的纤纤玉手也在逐渐地收拢,唯一不变的,是它清香如故。刚从朋友处取来时嗅到的是这般暗香,过段时间依然,只是鼻子要离得再近些,那股熟悉的香气依然萦绕,坐在书桌前,便会气定神闲起来。

由佛手又想到了枯荷,李商隐的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深得林黛玉喜爱。林黛玉年岁虽小,却已参透了人生的况味。那年带队去微山湖考察,同行者中有位女士看中了杂物间里胡乱放着的几株枯荷。长长的梗茎上还留着莲蓬和莲子,只是梗茎、莲蓬都已被岁月拧干了水分,面如褐色,变得铁骨铮铮,别有一番饱经沧桑的美。那些枯荷残梗并不贵,携带却很麻烦,但那位女士爱不释手。我为这些精神不灭的枯荷残梗找到知音而欣慰。

是啊,世上没有无用之物,看似无用的佛手残荷,也是对人们最深情的慰藉。



时令小语

冬的色彩

■任炽越 文

刮了一夜的西北风,气温陡然下降。

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一阵冷气袭来,赶忙又关上。妻正在看电视早新闻,说道昨天半夜下了雪呢!怪不得天气一下冷了起来。

正想着,是不是晚一些去公园?邻居贺老师的微信来了:半小时后小区门口碰头,一起去公园寻找冬的色彩!

这位物理老师,退休后迷上了水彩,变得诗情画意起来。

小区门口的冬青树旁,背着画夹的贺老师,大红的滑雪衫似一团火。我缩着头问他冷伐?他笑答,不冷,心里热着呢!

因天冷,公园前果然冷清了许多,平时拥挤着公园门口,设摊卖玩具的、兜售保健品的、推销旅游产品的,今日只摆出三四只摊位。贺老师

越过这些摊子,大踏步跨入公园。

一进入公园,里面却还像往日一样热闹。迎面洒满阳光的广场上,热烈的乐曲声中,一对对老年人正翩翩起舞,他们穿着红的、蓝的、黄的、绿的、橙色的羽绒服,在四周绿丛的衬托下,似一朵朵鲜艳的花朵摇曳。

贺老师见状,忙对我说,你自己去兜圈子吧!

一溜烟,汇入人群不见了。

我沿着公园的健身步道,一边散着步,一边向四处望着“野眼”。心里在想,等一会儿,这个贺老师画板上的色彩,会是什么样的色调呢?

一眼望去,路两边的红叶,在北风的浸润下,已显出深红,阳光淡淡地洒在上面,透出美丽的光亮,似一团团火花。背后的一排绿树,欲把这红色柔柔地拥在怀里,但花火向着蓝天,只管尽显自己的丽姿。

花坛里,一棵高大的榆树旁,一株株灰白的芦苇,在风中摇动,彰显季节的更替。

大树下,一簇簇热烈的红花,一大片由枣红、霞紫铺成的花毯,那花栅栏上怒放的粉红、淡紫、鹅黄的花儿,以及散落在一块赭色石头四周的

红瓣青蕊的小花朵,却让这灰白的芦苇,也成了春天般五彩画面的点缀。

花坛边上,一辆轮椅静静地停在那儿。它的主人正在边上的鹅卵石小道上缓慢地行走,一位姑娘在边上搀扶着他。这位五十多岁的大伯,每艰难地移动一步,姑娘就在一旁鼓励着他:“好,对!就这样走,就这样走!”虽然是初冬季节,他的额上已沁出了细细的汗珠。阳光照在轮椅桔红色的垫子上,我看到他的脸上也透着明亮的神情。

绿荫环抱下的儿童乐园,人虽然没有往日的多,但欢乐的笑声还在四周回荡。孩子们在彩色城堡似的滑梯间爬上滑下,忙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则坐在一旁的石栏上,看孩子们享受这一上一下的惊喜与快感。一架黄色的滑梯上,一个男孩正摆开姿势向下滑行,脸上是欢快的神情。他或许不会想到,以后漫长人生中的每一次滑行,不会都有笑声相伴。

溜鸟区里,一长溜鸟笼一字儿排开,鸟儿的鸣叫似歌唱,在早晨的公园里显得格外清脆。养鸟人欣赏着鸟的叫声,不时拿着一条条面包

虫,给自己的鸟儿以奖赏。一只披着红色布幔的鸟笼里,一尾漂亮的画眉在上下跳跃,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叫。我懂鸟语,它是否在赞美这春天般的冬天,向往着无垠的蓝天白云呢?

环顾四周,花坛内外、小河边、花径深处,穿着橙色工作服的园林工人,正在紧张地为树木“穿”上御寒保暖的“衣裳”,确保它们安然过冬。这明亮的橙色,让公园花团锦簇四季长青,让游客的心中,亮丽与温暖永驻。

当我在步行健道上行走走到第N圈时,贺老师从绿荫深处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在整理着画来。他在冬季的公园里寻觅到了什么色彩呢——冬天的灰蒙与萧瑟?不!我不看也能猜到,他的画板上一定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我刚才行走中看到的一样。

初冬的阳光下,贺老师向我高高扬起了红色的手臂,笑得像花儿般灿烂。这时,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四周一片绚丽多彩,真让我有恍若初春的感觉。不是吗?冬天来了,春天也已上路了呢!